紅樓夢影/1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影

◀上一回

第十回　寶玉叔姪入翰林　探春姊妹邀詩社

下一回▶

話說平兒向王夫人問道：「太太吩咐什麼事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今日都乏乏的，明日再說罷」。薛姨媽笑道：「三爺的喜事也快了。」王夫人說：「可不就是為那個事麼，鬧的我也受不得了，如今精神也貫不到了，可見人老了真就沒用了。」說的大家都笑了。李嬸娘笑道：「親家太太上了年紀，也禁不得累了。正禮交給姑奶奶們辦法，只怕他們更都想的到呢，自己倒省心。」王夫人說：「我也是這麼說呢。」於是大家吃飯，又聽了幾齣戲。王夫人便同薛、李二位辭了邢夫人，帶著李紈、寶釵等回來。王夫人留薛、李二位住下，各自安歇，不表。

到了次日，平兒帶著巧姐到王夫人處請安道乏。此時李紈、寶釵也都上來請安。王夫人道：「環兒的事交給你們三個人辦罷，我不管了。有的事，那些東西放定後，就張羅出來。該收拾什麼，你們商量罷。外頭的事，我已經交給璉阿哥了。他說新房就用榮禧堂的西跨所，我想也好。寶玉住東邊，環兒住西邊，通裡頭都有角門，媳婦們過來也方便。」李紈笑道：「那也好，兩邊一樣，還得添人呢。」王夫人說：「人也不必多，夠使的就是了，那邊自然有陪房呢。」平兒說：「聽見外頭說，沒有雙身的，就是緊跟的一個丫頭，粗使的一個丫頭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平兒說：「不但知道這個，連他們的名字都知道，一個叫雙紅，一個叫雙碧。這雙紅和三奶奶同歲，說長的比三奶奶還好呢！他們老爺要留下，姑娘不肯。」王夫人說：「想來是使慣了離不開。」

平兒說：「又會吹，又會唱，自然捨不的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三爺才是個有福的呢，不像我們屋裡那三個吃貨兒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王夫人說：「吃飯罷！」早有人去請了薛、李二位過來，平兒向他二人請安道乏。不一時，掇上飯來。王夫人說：「你們娘兒四個跟著我們吃罷。」於是吃完飯、盥漱已畢。王夫人留巧姐鬥牌，巧姐向平兒耳邊說了幾句，平兒笑道：「是了，你先玩罷。」王夫人問道：「什麼事，這麼鬼鬼祟祟的？」平兒笑道：「他教我給他送錢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好寶貝，不用家裡要。去和你玉釧兒姐姐要一串玩罷。」這裡鬥牌不提。

且說李紈、寶釵、平兒同到稻香村來，坐下喝茶。李紈說：「咱們還是伙著辦呢，還是分開呢？」釵、平二人說道：「隨你，都使得。」李紈說：「依我，咱們分開：衣服鋪蓋交給我，首飾交寶妹妹，收拾屋子、派人交璉二妹妹。」平兒把臉一紅，說：「大奶奶，這個稱呼怪不得勁兒的。」李紈笑道：「不這麼稱呼，怎麼稱呼呢？」寶釵正和素月看蠶，聽見這話，回過頭向平兒說道：「家裡叫你這麼一句，你就不得勁兒。明兒到了巧姑娘家，人家稱呼你親家太太，你又該怎麼著呢？」說的大家都笑起來。李紈道：「商量正經的罷。首飾交給他，為的是他們三個姑娘可以幫著穿穿珠子，釘釘匣子。收拾屋子、派人交給你，因為外頭的事是你們爺經手，所以就是傳人叫匠役都便當些兒。」寶釵向李紈笑道：「省事的分給自己，費事的分給別人，這才公道呢。」李紈說：「誰教我老姐姐呢，好妹妹我這兩天又犯了水飲的病了，難道你不疼我嗎？」寶釵道：「這麼說，就是了。」平兒說：「收拾屋子、派人，還不知三爺有多少怨言呢？」李紈說：「那也管不了許多。」正說著，王夫人處小丫頭跑來說：「史姑奶奶來了。」三人忙著過來，見湘雲正和王夫人啼哭呢。看他那一身的素服，甚實可憐，不免又大家執手傷感了一番。湘雲要到賈母遺念前行禮，李紈、寶釵陪了過來。湘雲拈了香，磕了頭，站起來。

想老太太在日疼他光景，不由的放聲痛哭起來。旁邊的人，也都滴下淚來勸著。湘雲回到上房坐下。湘雲道：「我早就要來，因這裡連連的喜事，我的服色不便，所以直到這會才來。我怪想你們的，你們又都不去。就是薛大嫂子倒瞧了我兩趟，我還要請姨媽的安，回他的拜去呢。」薛姨媽笑道：「你倒不必那麼多心，孩子嫩，先別各處去。等秋涼了，還要接你去住些日子呢。」李紈問：「你們妞兒呢？」湘雲未及回言，玉釧說：「在屋裡吃奶呢。」李紈、寶釵、平兒都到裡間屋看孩子去。只見翠縷問玉釧兒：「寶二爺還在東院住嗎？我瞧瞧他們去。」湘雲說：「你先替我問好罷，回來我還過去呢。」王夫人說：「你就勢兒把他們三個人都叫來，開了臉，姑奶奶還沒瞧見呢。」湘雲道：「不但他們，連寶二哥哥回來還沒瞧見呢。」王夫人便叫人去叫寶玉、賈環、賈

蘭，又向湘雲說道：「因為他說話不防頭，你如今居孀，比不得小的時候，所以我沒教他去瞧你。」正說著，見襲人、麝月、鶯兒同了翠縷進來，都請了安，問了好。湘雲見他三人開了臉，更覺俏麗。又見寶玉叔姪三人進來相見。寶玉道：「大妹妹多咱來的？」湘雲尚未答言，人回：「三姑奶奶來了。」眾人迎了出去，只見探春扶著侍書，後邊跟著一群僕婦、丫環，大家廝見。探春又給平兒道喜，平兒又道謝。進房來給薛、李二位、王夫人都請了安，坐下。湘雲道：「怎麼這麼巧，我也是才來。」探春說：「小妞兒呢？」見襲人從裡間抱了出來說：「給姨兒請安罷！」探春接來抱在懷裡細細端詳，又看湘雲，回頭又看寶釵。湘雲問道：「你看什麼呢？」探春笑道：「你們這孩子一點兒也不像你，倒和寶姐姐一個模樣兒，連耳朵上的硃砂痦子都一樣！」王夫人問寶釵：「你的痦子我還沒瞧見呢。」寶釵說：「也怪，他瞧見我就笑。」探春笑道：「雲妹妹就把妞兒認給寶姐姐作乾女兒罷。」平兒道：「這才好呢。以後就管著他們叫乾爹、乾娘了。」

玉釧說：「我們璉二奶奶這兩天樂的連話都說不清了，到底誰叫乾爹、乾娘啊。」此時人多話亂，寶玉並未聽見玉釧對平兒的話，他只聽見認乾娘的話，便連連說道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。」招的眾人哄堂大笑。李紈慢慢的說道：「那自然是不敢當的，這可有什麼可笑呢。」眾人一聽這話，更都笑起來。這裡平兒才悟過來，是說他。寶玉三人笑著跑了出去。王夫人問探春：「你昨日怎麼不來？」探春道：「偏偏是我們姑太太的六十大慶，一家子都去了。」李嬸娘說：「姑奶奶又聽好戲來著，就是那家麼？」探春說：「就是他們家，又添了好些行頭呢。」說說笑笑已到晚飯時候，大家吃過了飯，王夫人說：「二位姑奶奶就同二位親家太太在蘅蕪院住罷。」李嬸娘說：「我今日還要回去呢。」王夫人說：「忙什麼？索性二十六看了過禮再走，娶的時候我還請陪新親呢。」薛姨媽道：「家裡沒事，住著罷。等二十七咱們姐兒倆一塊兒回家。」說著帶了丫頭先過大觀園去了。

這裡探春、湘雲等著見過了賈政，順路先到寶釵處。進了院門，見寶玉抱著芝哥站在欄杆前看牡丹。湘雲不由得一陣傷心，連忙忍住。寶玉見他們進來，嚷道：「接過孩子去，有客來了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更能幹了，練的會抱孩子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就是如抱赤子了。」李紈走過來說：「給我罷，讓你好講書。」說著，抱了芝哥說：「芝小子給姑姑們請安罷！」湘雲、探春引著他玩。寶釵說：「請屋裡坐！」於是都進房來坐下。襲人等倒了茶，又讓妞兒媽去喝茶。寶玉問湘云：「你們妞兒的名字叫什麼？」湘雲道：「叫掌珠。」探春問：「誰取的？」湘雲說：「我們太太取的。」寶玉道：「那孩子真也配這兩個字。」又問：「三妹妹送的麒麟帶著沒有？」湘雲道：「實在是件寶貝，等明日午正放在水裡看，他那光彩真令人神搖目炫。就是難帶，要煩鶯姑娘打個絡

子，不知什麼的好看？」

寶釵道：「看了東西再配顏色。」眾人說了會閒話，各自歸寢。次日，湘雲到各處去看望。又是自王夫人起都請湘雲吃飯，又是賈環過禮，熱鬧了幾天。不覺已到四月初十，正值寶玉的生日。這天大家商量在紅香圃擺酒，平兒說：「趁著史姑奶奶在這裡，快把那石凳打掃出來，鋪上褥子，再坐席。」湘雲笑道：「怎麼你這麼好記性兒呢？」正然說笑，只見王夫人扶了玉釧，薛姨媽扶了同喜，尤氏跟在後邊，慢慢行來。這裡眾人迎了過來，王夫人向寶釵道：「都在這裡坐嗎？」寶釵說：「等太太的示下呢！」王夫人道：「我們在這裡，你們又不方便，莫若我同你母親在小花廳罷。有兩個女先兒，我教人安置他們在那裡等呢，先過來看看芍藥。」說著都坐下喝茶，薛姨媽笑向寶玉道：「你琴妹妹也是今日，打發大媳婦去了。二媳婦也是今日。」王夫人指著平兒向薛姨媽道：「他也是今日。」平兒說：「姨太太知道，昨日就賞過吃食了；進太太的那八寶小豬兒、口蘑餡的壽桃就是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小豬兒稀嫩的，看著怪不忍的吃他。」尤氏笑道：「都像太太這個慈心，舖子裡可賣給誰呢？」李紈說：「都像你那饞嘴呢，見什麼吃什麼！」尤氏說：「要不是當著二位老太太，我就撕你那嘴。怎麼鳳丫頭死了，那壞鬼又附上你了！」說的都大笑起來。王夫人說：「你們也該坐席了，我們也要喝去了，都不用送。」說著老姊妹倆站起身來，走到欄邊看了回芍藥，自去吃酒、聽書去了。

這裡眾人站在蜂腰橋看著去遠，才慢慢回來。中間一席是湘雲、探春、惜春、尤氏、李紈、寶玉，東邊一席是寶釵、平兒、巧姐。寶釵叫小丫頭去回太太，就說史姑奶奶、三姑奶奶替玉釧姐姐告一天假，小丫頭答應著跑去。尤氏向寶釵說：「把你們那三位美人也放出來見見天日。」寶釵道：「還用放，早就跑出來了。」尤氏說：「我怎麼沒見他們？」湘雲說：「那不是！」只見東邊木香棚下，花紅柳綠圍著一群人。尤氏說：「都瞧什麼呢？」巧姐說：「看著鶯兒姐姐劈了細柳絲兒穿木香花藍呢，我也是才過來的。」

遠遠只見玉釧同小丫頭走來，笑嘻嘻的說：「那位給我告假呀？」湘雲指指自己的鼻子。玉釧說：「多謝，多謝。」寶玉說：「東邊坐。」李紈說：「你把他們也叫了來罷。」寶玉笑著跑去，就同襲人等過來。手裡提著個木香花穿的籃子，裡面插著些藤蘿、刺璟、翠蝴蝶、月季、玫瑰，中間是一大朵紅牡丹，還有頭髮絲兒拴著兩個蝴蝶兒，在花上盤旋飛舞。眾人齊贊鶯姑娘手巧。寶玉叫麝月掛在背陰裡，怕菜味兒薰了。

這裡寶釵叫玉釧、襲人、麝月坐在自己席上，西邊一席是翠縷、侍書、鶯兒、豐兒。

寶釵便問：「紫鵑怎麼沒來？」惜春說：「他頭疼呢！」平兒說：「那一桌才四位呀，再湊兩位才好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又不是我請善會，何必定要六位一桌呢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寶釵說：「偏偏的紫鵑又病了。彩雲比不得跟太太的時候，如今在三爺房裡倒不便讓他過來。」李紈道：「就把那桌上的菜拿幾樣給他們，也是一樣。」寶釵說：「周姨奶奶四樣，三爺和蘭阿哥一桌，早就送去了。再拿四樣，每人一盤一碗就得了。」婆子們答應，送菜去了。探春說：「二哥哥不到太太那邊斟斟酒去麼？」寶玉剛站起身來，玉釧回過頭來說：「我還忘了呢，二位太太說千萬不教你過去，說恭敬不如從命。」寶玉聽了，便坐下，說：「今日行個令才好。」尤氏說：「要行令，可別算我。」李紈說：「你放心，咱們行雅俗共賞的擊鼓傳花。」

寶玉連忙跑到階下，折了一朵紫袍金帶芍藥，剛歸了坐，見一個小丫頭笑嘻嘻的跑著嚷道：「蘭阿哥中了四十六。」眾人問：「聽見誰說？」丫頭說：「璉二爺告訴太太的。」李紈心中十分歡喜，因寶玉沒報，不好露出來，便說：「明日看了榜才是准呢。」眾人剛要過去打聽，只見賈蘭跑進來，也顧不的請安問好，便說：「叔叔是第十六，我是第二十八。」寶玉問：「才那信是那裡來的？」賈蘭說：「那是他們師爺們在城外看錯了。這是報喜的，有報條不能錯的。」寶玉問：「熟人還有誰？」賈蘭說：「我不曉得。」賈蘭見過眾人，尤氏拍著他的肩頭說：「好小子，這才可疼呢。」說著把自己一杯酒給他喝了，又讓他吃。賈蘭說：「在外頭吃飯了。」抓了一把瓜子兒先就去了。這裡眾人出席，到王夫人這邊來道喜。寶玉自去見賈赦、賈政不提。這裡晚飯後都到王夫人上房閒話一回，各去安歇。

次日天明，寶玉尚未起來，小丫頭拿著《題名錄》，說：「焙茗說：『給二爺瞧的。』」寶玉接來，披著衣裳到廊下去細看，隔著窗戶說：「你快起來罷，都中了。」寶釵說：「既是《題名錄》，自然是都中了，還用你說嗎？」寶玉道：「我說的是熟人哪，第一名會元就是你們二姑爺。還有雲妹妹的兄弟，史老二中了第五十一。甄世兄是六十三。馮紫英的姪兒，小馮老三中在六十七。還有程師爺的叔叔，中在一百零八。」寶釵問道：「四十六的那個到底叫什麼？」寶玉細看了看，笑道：「也叫賈蘭，是山東人。所以他們認作蘭哥了。」寶釵問：「三姑爺沒中麼？」寶玉細細找了找，說：「了不得，他中的還高呢，是第九。」說罷，進房。梳洗畢，先到王夫人上房請安，又說眾親友得中，大家聽了無不歡喜。

又忙著殿試，梅公子又中了探花，用了翰林院編修。周姑爺、寶玉、賈蘭、史公子都是翰林院庶吉士。甄寶玉、馮公子以部書屬用，那程老叔用了榜下知縣。各家互相慶

賀。偏偏環哥的吉期也是這幾天。到了是日，把蔡小姐娶了過來，果然是才貌雙全，更兼善能窺測逢迎，所以甚得王夫人的歡心，眾姊妹也都愛他活動。

這日，湘雲、寶琴、李綺、香菱、邢岫煙連本家的探春、惜春、李紈、寶釵、蔡如玉、巧姐共十一人，都在新房坐著說笑。探春說：「咱們共是十一個人，足夠起詩社的。」寶琴問：「你打算怎麼起法？」探春笑道：「依我也不用照從前菊花、海棠那些題目。」湘雲說：「又是什麼新號令？」探春道：「我要起個群芳社，咱們再湊一個人，用十二個月應時的花卉寫了鬮兒，按著歲數兒先拈，誰拈著那一樣……」李紈問：「自然也有個體式呀。」探春說：「你聽啊，先拈了題目，再拈或詩或詞或賦或歌抓著那體就作那體。」眾人都說：「有趣！就是那一個人請誰好呢？」寶釵道：「偏偏紋妹妹又到廣西作知縣太太去了，想想還有誰呢？」巧姐道：「我可不會作詩。」探春說：「再把你除了，那不又短兩個人了麼！」湘雲道：「虧了今年沒閏月，不然還短三位呢！我看這光景要鬧的『民之作事，每於幾成而敗之。』」惜春說：「不怕，我出個主意。」

不知四姑娘有何高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